



屈原

宁发新

长江文艺出版社

● 宁发新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原

鄂新登字 05 号

屈 原

宁发新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京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 插页 280 000 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54—0946—6

I·791 定价:7.80 元

内 容 简 介

屈原属于整个世界。

屈原辞赋是人类的瑰宝。

这是第一部描写屈原的长篇小说。

作者积十年之心血，以史诗般的沉雄气势，浓墨重彩，艺术地再现了“中国文化最为灿烂的时代”和“这个时代中独具异彩的一等明星”屈原。

作者超越二千多年的时空，以犀利独到的目光，透彻细审楚国。那时，楚宫扑朔迷离，忠奸莫辨，美丑难分。风骚妖孽，视为时兴美人；糜烂荒诞，成了流行风尚；长袖舞女跻身国之主宰；忠耿之辈落得众矢之的。一时间，云诡波谲，鲜为世人所知。

楚国已岌岌可危。其时郢都，有一座宏敞雅丽的大宫殿，名曰“细腰宫”，麇集了天下绝色佳丽。各路诸侯，无不垂涎欲滴，望眼欲穿。这些美女，一个赛一个俊俏，一个赛一个聪颖，岂料却偏偏一个比一个风流，一个比一个阴毒！楚国已是国之不国。忧愤造就诗人，成全了屈原“辞赋悬日月”的诗人本分！

这是一部厚重之作。作者忠于历史，但不拘泥历史，以其浓郁的文化氛围和理念深度使《屈原》独具魅力！

第一章

郢都，楚国这个古老的王城，就似睡美人一般，头枕迷茫的大江，仰卧在辽阔的荆楚原野，朦胧恬静地睡去。

只有都南的章华宫里，烛光熠熠，丝竹典雅，觥筹交错；郢歌伴着楚舞，须眉逐着粉黛。宫里人心旌摇荡，迷魂失魄，恍若置身神仙洞府，忘了尚在人间。

这是近期与强大的秦国，在北塞重丘，经过血与火的厮杀之后，才被山东诸国尊推为纵约长的楚怀王正在郢都章华宫内大摆庆功盛宴，彰扬他继承楚国王位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

只因怀王一时兴头儿勃起，就唤他最宠爱的南后郑袖出来给功臣名将们敬酒献舞。

郑袖，原是楚宫里一位有名的舞姬。细嫩的脸皮儿，楚楚动人的丹凤眼，柔软如丝的柳条细腰，实为荆楚之地的绝代佳丽。她谙俚曲，通六艺，尤其出众的是她的翩翩舞姿。她身着细腰束带裙裳，博袖丈余，迈动舞步时，长袖漫天翮飞，风声习习，两手摆开长袖如竿，气贯长虹！转而她轻移碎步，长袖柔曲伸舒，折腰变化多姿，身段儿如玉液池里的碧波柔软，似白云朵中的紫燕轻盈！凡亲睹过她舞蹈者，无不感到

她的绝伦艺技是一种超凡脱俗的高雅享受。

多财善贾，长袖善舞。楚怀王极度欣赏她的细腰身段儿和翩跹舞姿，所以特地为这位郑氏女子取名郑袖，破格地专宠这个舞姬，并御封她为楚宫中的南后。

南后郑袖美目流盼，仪态万方地步入厅门。殿堂气氛陡然变了：闹闹嚷嚷的，安静下来；举觞邀酒的，金卮停在手中；伸臂夹菜的，象箸掉进了玉盘。一个个眼迷心乱，神摇肢荡，各自暗中惊诧。大厅里突然降临这位仙子，就如浑浊的夜空忽然升起了一轮皎洁的圆月，有些粗鲁莽撞的将爷，不由得一下变得老实巴脚起来，莫道那些带渣儿、挑刺儿的话不会出口，就是嘴里出气儿也要憋细着一点儿。

怀王一听厅堂里鸦雀无声，又见大家望着郑袖发痴装呆，心中自有一种难言的美妙滋味儿，于是连忙唤她为在座的人一一添杯劝酒。

郑袖轻舒缀满彩珠的素縞长袖，手捧金卮，嘴里哼着郢歌，自然得体，落落大方地给满座的将爷们献辞敬酒。觞举三番，酒过数巡，忽然之间一阵狂风由南窗袭来，把殿堂的千炬金花蜡灯全都吹熄了。大厅里略略引起一阵骚乱。不大一会儿，这才有咳嗽的，喘气的，交谈的，说笑的。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哪一家的将爷酒烧身子色迷心窍，趁着这么一丁点儿不平静空隙，偷偷地伸出手去，在黑暗之中摸着了南后的袖子，一把捏住了她的葱根手儿。不料郑袖是个很有心计的女子。她熟知楚庄王的擗纓会，学了当时许姬的法子，她一只手应付着这只着了魔的爪子，另一只手却顺手牵羊地把那人头上的帽纓揪了下来。那位将爷吓得三魂掉了七魄！这是欺君犯上、淫乱宫庭之罪，按照楚国的刑律，岂

不要遭灭族之灾吗？于是，这人赶快撒手悄悄溜开了。

司烛官还没把火种拿来，大厅里的人叽叽喳喳地等待着。

郑袖捏着那人的帽缨，摸黑来到楚怀王的御座旁边，咬着大王的耳朵，正要嘀嘀咕咕说什么，大厅门口蓦然闪亮着火光，司烛官拿着火种到了内厅，很快点燃了千炬金花蜡烛。郑袖这才没把话说出口，捏着帽缨站到一边去了。

郑袖站在一旁，用惊疑的目光在大厅里的文武百官之中睃来闪去，她执意要看一看这个色胆包天的人究竟是谁。目光锐敏的郑袖果然在厅堂一隅发现了一个帽子冠盖上未缀缨须的背影，她定睛细瞄，不觉浑身猛一悚动：“老不死的上官大夫，你也不怕葫芦改瓢啦？”

郑袖低声嘀咕的这位上官大夫，是楚怀王的宠臣，名叫靳尚。说老不算老，看上去四十岁挂零，一副瓦刀脸，尖下颏儿长着稀稀拉拉的黄须，再配上鹞眼鹰鼻，显得刁钻古怪，冥顽不化。此时靳尚知道兆头不好，惶惶不安地龟缩在厅堂一角，不敢和以往一般打风现眼。他乘司烛官刚点上蜡炬、厅堂还有些混乱的时候，侧过头来探看动静，突然发现一双女人的大眼睛盯住了自己。他吃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他触到的这女人的目光，正是郑袖投过来的。他知道，绢难包火，手难堵嘴，虽然侥倖大厅里蜡光亮了，这尖嘴雌儿还没来得及把帽缨的事向大王戳穿，但如果她把缨须带回宫帏，对大王吹个小小的枕边风儿，猥亵宫室的罪名岂不要落到我靳尚的头上，如何了得？

靳尚愁思片刻，他想碰碰运气，干脆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走过去和南后打个招呼。如果运道儿好，她有用得着自己的事，什么也可以答应她，只要能索回那绺帽缨，清除这桩隐

患就是万幸！

“文武百官入座！”宫廷礼官司仪了。

群臣各就其位。

怀王见左边空着一个席位，就问礼官谁还未到。

“启禀大王，此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席位”。

怀王：“宣爱卿！”

礼官唱道：“请上官大夫就座！”

靳尚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正襟危冠，迈步入席。

靳尚刚坐定，怀王似乎发现什么，突然对靳尚说：“上官大夫，寡人如何不见爱卿一件饰物？”

大家闻声一看，果真发觉靳尚云冠上少了那络帽缨。

靳尚心里一阵颤栗。

“哈哈哈哈哈，”怀王开心地笑起来，“爱卿，今日大喜过望，摇头摆尾赴宴，竟然把帽缨也甩掉了！”

靳尚借势下楼，喏喏应声。

郑袖却在一旁似嗔非嗔地点道：“莫非甩进哪个罗裙兜儿里去了？”

靳尚听郑袖这么一点，生怕她把话儿顶穿，急出了一身冷汗。怀王不知其故，以为靳尚慑于郑袖的美色，才这么尴尬，就恢宏豁达地说：“爱卿，你也高兴过分了，今日在宫廷失礼，本当重罚，念你对寡人一片忠心，免了免了！”

“谢王恩！”靳尚对怀王叩首。

郑袖却吊着圆润细嗓说：“今日喜庆会上免了，可以后还得把帽缨的事儿叙个明白！”

靳尚一听，坏了，今日的丑事准要败在这堆儿手中！

“对对，明日上朝，寡人要看看你的冠缨系好没有。须知

这纓须本是楚国君臣的尊严啦！”

“唯！”靳尚诺诺应允，心里却象敲鼓一般冬冬作响。他私下嘀咕道：“郑袖呀郑袖，帽纓的事你饶不了我，我靳尚也有一桩好事放不过你！”

.....

庆功仪典到了最后一项：君臣同乐，听歌观舞。三休台下边华丽的宫厅里，在编钟、竽、篪、琴的伴奏之中，一队舞姬穿着冰绡透明的羽衣，曳动彩裙，舒展长袖，翩翩地起舞。她们体若游龙，袖如素霓，宛转似鸿羽从风，轻盈与烟云相乱。玉影钗光，粉红黛绿，郢歌声声……

一声声郢歌，化作一阵阵汹涌的潮水，掀拥着楚王心底的彩船，载着他到馨香的花的世界，到纷飞的鸟的世界，到奇异的神的世界！那里有仙鹤盘旋，锦鳞遨游，霓霞燃烧，珠贝璀璨，天仙麋集，再不是以往的巫歌祝舞，鬼鬼怪怪了。快看呀快看呀，梅花仙子出来了，茶花仙子出来了，牡丹仙子也出来了！群芳竞艳，祥瑞氤氲。“鹤绕松”、“龙打滚”、“凤凰展翅”、“百鸟朝凤”……怀王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心花怒放！可是，大王早已期盼的却远远不是这些，而是郑袖亲自领舞的“天女散花”。他抑制着自己的情怀，耐心地等待着这位美丽的散花仙女的出场……

对于这些翩若惊鸿、步步生花的高超舞姿，上官大夫靳尚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他正心术用尽，伺机应对眼下燃眉之急，力图去掉隐患，不为明日留下祸根。这时，章华台上的丝竹管弦、金钟玉磬，在他听来似乎已经走了调，变了腔，变成了一个女人的痛哭之声。这哭声，他过去常常听到，甚至是听得腻了，但他充耳不闻，更谈不上移情动心。而现

在，靳尚耳边似乎突然又听到这女人的哭声，他对这哭声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触，引起了浓厚的兴味，甚至就象获得了新生！

靳尚耳际萦回着这女人的哭声，心中算计着这个女人……突然，他趁着怀王观看台下的歌舞有点腻了，正期待仙女出场散花的这个空儿，便凑近楚怀王，对他神秘地讲述了这位痛哭的女人。

楚怀王听了靳尚一番咬耳细语，大吃一惊。他翘着髯髯胡须，瞪着大眼，愣了半柱香的工夫。陡然间，怀王脸色“刷”地一变，黑得就象锅底，一双粗眉好似两柄利刀，向鬓角高高挑起，险些儿飞出了方楞楞的额角。他不等这位散花天女出场，就“嗖”的一声，掣出宝剑，叫嚷着：“不宰了这等水性雌儿，就不算楚国的大王！”

怀王一反常态，就象一头发怒的狮子，他不传武士去擒拿所咒骂的水性雌儿，却是亲自持剑出动，一口气奔下三休台……

三休台，从下而上，一口气走不完，得歇上三次，所以叫三休台。它是章华宫的主体建筑。刚才楚怀王满腹杀机地冲下三休台，这是章华宫里发生的又一桩怪事，给宫里增添了一层神秘恐怖的色彩。然而，自章华宫落成以来，还有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荒诞怪事，都出在章华宫里。怀王的反常举动，也和章华宫的怪诞事分不开。

章华宫始建于楚灵王。那时，灵王在古老的王宫里住腻了，就去奇山异水之中寻找乐趣。他游荡于水乡泽国，逍遥于峻岭险峰，领略波光水色，陶醉林荫山影。长江三峡的怒

涛，淮水两岸的激浪，洞庭的浩渺，鄱阳的绮丽，巫山之险，巴山之奇，荆山之秀，使灵王目不暇接，一步三叹，留连忘返。可是，自从建起了章华宫，他就再也不想游乐了，竟然日夜陶醉于豪华富丽的章华宫中，变着法儿地寻开心，助欢乐。他从这些长袖细腰美人儿身上，发现了一种“极美”的东西，那就是美女纤柔的细腰身。他竟然异想天开地在宫中提倡细腰，别出心裁地养成了一种荒诞不经的癖性：不论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美与丑，全在于腰身的粗细。凡是腰围粗大的人，他都觉得难看，非常厌恶，不愿再见第二次。在楚灵王眼里，腰身愈细则愈美。他就令侍官挑选了一批腰身顶细顶细的美人儿长住章华宫内。后来，他索性把章华宫改名叫“细腰宫”。

这么一来，细腰宫里的美人儿自然是一个个身材苗条，象马蜂腰一般，细弱得够标准的了。可是楚灵王哪会满足呢？他为了求腰更细，也为了使宫女们舞蹈时体若云燕，肢如鸿羽，腰似折枝，便传旨宫厨减少她们的饮食。凡因贪食而腰身略粗的宫女，都被赶去做苦活。宫女们，或迫于君王的淫威，或邀宠于君王，也纷纷节食止饮，以此瘦损自己的腰肢。难怪后世传言“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这种风气，就如瘟疫一般，很快地由宫内传了出去，成了国都的一种习俗。不光是王后妃嫔们好细腰，公子王孙们好细腰，就连郢都的大小官员也好起细腰来了。那些朝廷的文武百官，他们也少吃饭，多挨饿，并用丝带把自己的腰身勒细了才去上朝，以讨得大王的欢心。

楚怀王自然承袭了他的先公的恶习，和灵王一样偏爱细腰。他的宠妃郑袖，就是标准的细腰美人儿。当他们酣歌于

室，狂舞于宫的时候，怀王一双目光从未离开过她的细腰。尤其是他在宫帙之中和郑袖寻欢作乐时，常常是习惯地一手卡住她的腰肢量来量去，不长不短，恰恰这么两小掐儿，把她捏得喘不过气来。郑袖更是求之不得，虽然身子骨也受些皮肉之苦，可是能换得大王的欢心宠爱。所以楚怀王捧郑袖为掌上明珠，妃中之魁，并赐她“长袖细腰美人”的雅号。

此时楚怀王在三休台上观舞，他为什么要发怒？靳尚大夫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他所叫骂的“水性雌儿”是谁？他提着宝剑怒气冲冲地急下三休台去干什么？这些都得先从靳尚想起那个啼哭的女人说起。

过去，魏国慑于楚国争霸中原的威风，给怀王送了一个比越国的西施还要标致的美人儿。楚宫里叫她魏美人。魏美人腰身细极，楚怀王品评郑袖是两掐儿腰，而夸魏妃只一掐儿半腰，足以够他称心如意的了。细腰宫里，找不出一个嫔妃能与魏美人媲美的，就连最得宠的南后也为之逊色。楚怀王如鱼得水，终日与魏妃把盏交欢。照这么下去，准得立她为正宫王后。

楚怀王疏远了郑袖，许久不曾进出她的南宫了。

郑袖聪颖乖巧，满腹算计。她在怀王和魏美人面前，处处显露出甘愿削宠妃为奴婢，殷情地伺候、撮合怀王和魏妃的美事。当她单独和魏妃在一起时，也能尽情地夸耀美人的丽姿妍态，好像比怀王还要喜爱她三分，常常弄得魏美人又是感激又是羞愧。

魏美人刚进楚宫，还不知道怀王与郑袖曾经有过很深的私情，因此有时当着郑袖的面，就和怀王嬉戏，心中也毫无芥蒂。

这么一来，怀王暗暗地赞许郑袖的宽厚豁达，敬服她成人之美的情操。

有一次，郑袖在御花园碰上魏妃正在赏花。对于郑袖的怜爱与退让，魏妃早已印入心底，她就如对待自己的亲姊妹一般对待郑袖，此刻一见郑袖到来，就毕恭毕敬地向她施大礼。

“屈死美人了！屈死美人了！”郑袖扶起魏美人，端详着她的面庞，情不自禁地夸道：“美哉！美哉！该不是梦中所见吧？”

弄得美人羞怯怯的，好像比在怀王面前还难堪。

“南后，奴婢实在不美。”

郑袖肃立，审视着魏妃的衣着打扮，似嫌不足，她摆了摇头，劝道：“美人吔，你刚入楚地不久，尚不熟悉楚宫习俗，也不知道大王的好恶脾性。荆楚宫室的嫔妃们，惯着长袖细腰裙裳。它与大王的高冠长剑，龙袍玉带相配，形成荆楚之地衣着服饰的古老习俗，显现楚人特有的古朴典雅，不然哪里来《诗经》里的‘衣冠楚楚’之句和‘楚楚动人’之辞？‘楚楚’，鲜艳而明朗，整洁而具有风采的意思。就是取之于楚国的‘楚’字。楚国的国君，因之分外喜欢细腰美人。你腰肢虽弱，但这是天赐自成，还须下些功夫，比如紧束丝带、节制食欲，以求更加细弱。最好穿有束带的缠腰罗裙，这种细腰裙裳，要下摆曳地，肩坠胸突，腰身配上巴掌宽的束带；裙边下摆应当尽其粗大，前后分开，就如一朵倒挂着的牵牛花；袖筒要长，即谓长袖如竿；领口遮颈并收紧；襟身微曲，镶上红黄相间滚边……”

“南后教诲极是！奴婢的魏国父老常言入乡随俗。婢女应

有楚族女子的装束，只是……”

“愚姊已经为你备下裙裳！”

魏美人感激涕零。

郑袖突然双眉紧锁，忧心忡忡地说：“美人，你到敝邑不久，尚不知愚姊脾气，愚姊一生只愁一桩事！”

“南后愁的甚事？”

郑袖拭泪相告：“愚姊只愁大王眉宇不展！”

“南后大可放心，奴婢尽心竭力伺候大王，绝不会让龙颜愁苦！”

“如此甚好！”郑袖泪脸依然沉郁难以化解，“唉，美人哦，愚姊这一辈子，只有一桩事体能让开心！”

“甚事能让南后开心，奴婢一定舍命为之！”

郑袖以手掩鼻，回答美人说：“大王能开心取悦之事，也当愚姊展眉之事。”

“如何才能使大王开心展眉？”

郑袖顺手从旁边的花茎上掐了一朵鲜艳的凤头花，又像是置于自己的鼻尖细细地品着馨香，又像是将她的一双鼻孔儿遮掩住。

美人惊喜地问：“大王喜好此类凤头花？”

郑袖微微点头。

美人亮开水袖，掐了几朵凤头花说：“奴婢即刻敬献大王！”

“愚姊早已摸透大王的好恶，”郑袖认真地说，“大王喜欢凤头花，更偏爱美人儿品味这种花蕊的娇姿丽态！”

魏美人顿开茅塞，明白了郑袖的点拨，她也学着郑袖品花的娇态，把一束凤头花置于鼻尖，慢慢地玩味着它的香气。

“美极！美极！”郑袖惊喜若狂，她操着怀王的口气，赞不绝口。似乎她就是楚怀王，对魏妃的绝妙情态爱得那般真切；并学着大王的举动，上前搂抱着美人说：“妙绝！妙绝！双花媲美！”

魏妃不知所措。

“若是大王得见‘双花媲美’，恐怕会神魂颠倒呐！”

魏妃略感有些玄妙，就问：“双花媲美？仅此一花耶？”

郑袖笑了，用手轻轻地摸着美人的脸，嗔怪地说：“此乃大王心尖之花也！”

美人听了，粉白的脸颊上就象涂了一层胭脂，直羞得她红颜飞溅！

郑袖这才脉脉含情地劝道：“美人呀，为了让大王爽心乐意，解除龙体疲惫，慰藉君王安邦治国的艰辛，愚姊以南后的名誉，郑重地恳求于你——如若今后见了大王，定要投其所喜，行其所好，做出‘双花媲美’的丽态！且应习以为常，次次如此，不可小视。否则，大王如若不悦，龙体受损，天颜愠怒，作嫔妃的便是有罪之人，如何对得起楚国的宗庙社稷？对得起你魏国的父老乡亲？！”

魏妃听了郑袖一席铭心镂骨的话，心情分外激动：“谢南后指教，奴婢遵言！”

郑袖会心地笑了。

春阳宫内，楚怀王坐在龙凤榻上养神。他的心里怎么也静不下来，老惦着魏美人。近来，美人每回入春阳宫为伴，总是带着一束艳丽的凤头花，放在她的鼻尖，一边闻着一边笑着，显得娇媚无比，楚楚动人。

怀王惴惴不安，皆因魏美人不在身边，有点神不守舍、时光难挨！

忽地宫帏蠕动，一个倩影轻轻悄悄地走了进来。怀王大喜，不顾龙体疲乏，立即起身相迎。

“大王，妾婢冒然进宫打扰，请恕罪！”

怀王一看，来的不是自己思念的美人儿，而是过去的宠妃郑袖，心中不悦，热心热肚顿时变成了冷肝冷肠，他板着面孔责问道：“南后，不是早对你说了，叫你无事不到寡人的春阳宫吗？”

郑袖拜道：“启禀大王，妾婢有事相告！”

“快与寡人道来！”

“遵命！”郑袖从容不迫地说，“禀大王，贱妾昨日得知魏妃花容焦损，玉体正处不洁之中，难为君伴！为了大王欢娱，妾特意备下一场歌舞。这是屈原左徒最近去洞庭一带采风后新著的俚歌《湘君》、《湘夫人》，还配有古乐《长天曲》，妾婢也专为大王准备了《长袖折腰舞》和《羽翼舞》，祈大王观赏娱目！”

怀王不高兴地把龙袖一摆，毫不讳忌地回答说：“任你好看中听，寡人都不爱。孤只想见见魏妃！”

“大王呀大王！”郑袖感伤地连喊了几声，然后忧虑地说，“大王对魏妃如此痴情，可人家对大王……”

怀王得意地夸道：“她为了寡人的欢愉，昼夜不息侍候身边，可谓竭力尽心，唯恐有失，没有半点不遂寡人心意的地方。她还在宫中细细察访寡人的脾气癖性，每日凌晨去御花园采来凤头花束，鲜花半遮娇娥，一脉情丝相系！寡人观赏玩味，美不胜数！你道何处去寻觅这般贴心的美人儿？何方

去求得这般‘双花媲美’的妍姿情态？不是寡人夸下海口，就你南后待我三年五载，也不如和她同寝共衾半宵呐！”

“大王呀，妾有死罪！但死之前，妾要禀明大王对魏妃也太心偏了！”

怀王感到郑袖今日言语有别以往，话里略带几分硬气，指责寡人太心偏于魏妃，这不是在龙身上掰鳞片吗？于是斥责道：“放肆！寡人就心偏魏妃又如何？莫非三楚佳人就不怕落入与草木同朽的偏宫里吗？”

“死犹豁上，还怕下冷宫不成？”郑袖把长袖往地上一抛，拿出了优伶的本领，就象将自己当赌注一样，和身押了上去，硬声硬气地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哈哈地笑了起来。

怀王自感郑袖有些反常，就象恢复了她舞姬行当，时哭时笑，时硬时软，说不定里边有蹊跷。他想探个明白，于是放缓了口气说：“何事禀告寡人，快快道来，免你一死！”

郑袖很快恢复了正常，说：“大王，您不是说魏美人常带一束凤头花近侍龙体吗？”

“正是。”

“您说魏妃总是把凤头花放在她的鼻端玩味吗？”

“正是。”

郑袖突然阴云压面，双眉紧锁，似乎有莫大的屈辱隐藏心窝，呜里哇那地失声啜泣起来。

怀王见了一惊，忙问：“何故如此？快快告之寡人！”

郑袖边抽噎边说：“大王呀，您受人捉弄了！”

“谁敢捉弄寡人？！”

“您遭了人家的侮辱！”

“谁敢侮辱寡人？！”